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三輯
沈雲龍主編

梁任公近著

梁啟超著

上卷
民國十二年版

文藻出版社

有限公司
印行

梁任公近著

上卷

敘

民國九年春，歸自歐洲，重理舊業。除在清華南開諸校擔任功課及在各地巡回講演外，以全力從事著述。已印布者，有『清代學術概論』約五萬言，『墨子學案』約六萬言，『墨經校釋』約四萬言，『中國歷史研究法』約十萬言，『大乘起信論考證』約三萬言。又三次所輯『講演集』約共十餘萬言。其餘未成或待改之稿，有『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示的情感』約五萬言，『國文教學法』約三萬言，『孔子學案』約四萬言。又『國學小史稿』及『中國佛教史稿』全部棄卻者各約四萬言。其餘曾經登載各日報及雜誌之文，約三十餘萬言，輒輯爲此編。都合不滿百萬言。兩年有半之精力，盡在是矣。本編殊蕪雜不足齒錄。過而存之，藉覘異時學力之進退云爾。上卷卽『歐遊心影錄』之一部分，彼書旣中輟，錄其可存者分別標題凡八篇。中卷專爲研究佛典之著作，內中有『中國佛教史』之一部分，都凡十二篇。下卷研究國史及其他國學之著作及政治

梁任公近著

做

二

問題諸論文與夫無可歸類者凡二十七篇，與三次所編講演集無一從同焉。十
一年雙十節編定。啓超記。

梁任公近著第一輯

上卷目錄

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

上篇 大戰前後之歐洲

一 楔子

二 人類歷史的轉捩

三 國際上隱患

四 各國生計及財政破產

五 社會革命暗潮

六 學說影響一斑

七 科學萬能之夢

八 文學的反射

九 思想之矛盾與悲觀

梁任公近著

目錄

十 新文明再造之前途

十一 物質的再造及歐局現勢

下篇 中國人之自覺

一 世界主義的國家

二 中國不亡

三 階級政治與全民政治

四 着急不得

五 盡性主義

六 思想解放

七 徹底

八 組織能力及法治精神

九 憲法上兩要點

十 自治

157

十一 社會主義商權

十二 國民運動

十三 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

歐行途中

一 北京上海

二 南洋所感

三 舟中雜詩

倫敦初旅

一 戰後霧中之倫敦

二 威士敏士達寺

三 一九一九年英國總選舉前政界情形

四 總選舉後之新國會

五 下議院旁聽

梁任公近著 目錄

梁任公近著

目錄

四

六 巴力門逸話

巴黎和會鳥瞰

一 和會主體及其他新造國

二 和會會議的種類

三 和會中重要人物

四 和會議題

五 和會瑣記

西歐戰場形勢及戰局概觀

一 提綱

二 開戰及馬侖之役

三 凡爾登之役及其後

四 最後之決勝

五 法國失敗之原因

戰地及亞洛二州紀行

一 首途

二 凡爾登

三 亞爾莎士洛林兩州

四 萊因河右岸聯軍駐防地

國際聯盟評論

一 導言

二 聯盟規約成立之經過

三 聯盟規約要點略評

1 組織聯盟之主體

2 聯盟之機關

3 限制軍備問題

4 防止戰爭的方法及對於背盟國的制裁

梁任公近著

目錄

梁任公近著

目錄

六

5 聯盟與局部的國際協定及宣言

6 聯盟與條約

7 聯盟與委任統治

8 聯盟與海洋自由

國際勞工規約評論

一 國際勞工規約之來歷

二 勞工規約要點略評

中卷目錄

佛教之初輸入

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

翻譯文學與佛典

一 佛教輸入以前之古代翻譯文學

二 佛典翻譯界之代表人物

三 翻譯所據原本及譯場組織

四 翻譯文體之討論

五 譯學進步之影

六 翻譯文學之影響於一般文學

佛教與西域

佛典之翻譯

讀異部宗輪論述記

一 本論之價值及傳譯源流

二 二十部之敘述

三 考證及批評

說四阿含

一 阿含與「五百結集」

二 阿含在彼土之傳授

梁任公近著

目錄

七

梁任公近著

目錄

八

三 阿含傳譯源流

四 阿含研究之必要及其方法

說六足發智

一 說名稱及傳譯淵源

二 說六足

三 說發智

說大毗婆沙

一 大毗婆沙之結集

二 大毗婆沙內容略說

三 大毗婆沙之傳譯

四 毗婆沙研究復活之希望

讀修行道地經

那先比丘經書後

大乘起信論考證序

下卷目錄

老子哲學

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

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

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並目錄

自由講座制之教育

清代學術概論序

第二序

墨子學案序

第二序

墨子年代考

梁任公近著

目錄

梁任公近著

目錄

十

墨經校釋序

讀墨經餘記

復胡適之書論墨經

歐洲文藝復興史序

中國歷史研究法序

孟祿講演集序

歷史上中華民國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

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

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

對於北京國民裁兵運動大會的感想

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

主張國民動議制憲之理由

國民自衛之第一義

與吳子玉書

對於日本提案第三條之批評

哀告議員

時事新報五千號紀念辭

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

上篇 大戰前後之歐洲

一 楔子

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，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，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。回想自六月六日離去法國以來，足足四個多月。坐了幾千里的鐵路，遊了二十幾個名城，除倫敦外，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。真是走馬看花，疲於奔命。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。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，是巴黎人避暑之地。我們的寓廬，小小幾間樸素樓房，倒有個很大的院落，雜花豐樹，楚楚可人。當夏令時，想是風味絕佳，可惜我都不曾享受。到得我來時，那天地肅殺之氣，已是到處彌滿。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，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。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，也抵不過霜

威風力，一片片的枯葉蟬聯飄墮，層層堆疊，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。還有些樹上的葉，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，卻都帶一種沈憂淒斷之色，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，訴說他魂驚望絕。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，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，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。歐北氣候，本來森鬱，加以今年早寒，當舊曆重陽前後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。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，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。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些光線來，像要告訴世人，說他還在那裏。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，他卻已躲得無踪無影了。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，本來就不是預備御冬之用，一切構造，都不合現在的時宜，所以住在裏頭的人，對於氣候的激變，感受不便，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。歐戰以來，此地黑煤的稀罕，就像黃金一樣，便有錢也買不着。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，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，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。那濕柴煨也再煨不燃，吱